從意大利移居到洪都拉斯的家庭

菲奧雷拉：「從一開始，我就發現安德烈是一個無神論者，他非常受女孩子歡迎。我決定最好忘記他。但是在的士高裡我總是在他的懷裡。」
安德烈：「菲奧雷拉是眾多女孩子當中之一。我自己也感到驚訝，在告訴她我可能真的愛上了她之前，已經過了兩年了。」

菲奧雷拉：「我知道這種關係是沒有結果的。在我們之間沒有甚麼對話，也沒有任何計劃。我只成了安德烈的影子，沒有自己的個性或夢想。我在失望之餘，決定離開他。為了逃避他，我轉換了工作，同時搬到另一個城市，但我很快便開始感到孤獨和悲傷。一天早上，我在幾乎絕望的時候，走到一個小教堂的門前，望着那個我已經離開多時的天主，並喊出為什麼？我在工作合約結束後，回到我的親戚家裡去。幾天後，一個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急不及待地與我談論天主，她更邀請我參加一個為期幾天的聚會，與一群生活福音的朋友生活。當我走進大堂，就被一個標題：「天主是愛」所感動。我希望知道天主是如何愛我這個化上濃濃的艷妝，穿上12號高跟鞋和染上火紅色頭髮的人。從第一天，我便已感到祂的臨在。我明白已經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。我跑去告解亭，把內心所有的憂苦傾吐出來，並願意開始生活福音。在參加了那個『瑪利亞之城』之後，聖體聖事便成為我生命的主要力量。」

安德烈：「菲奧雷拉改變了。現在她重新跟我說話，但糟糕的是——至少從我過往的觀點來說——她談論天主。我嘗試容忍她，並決定不拋棄她，但我嫉妒那位偷取了菲奧雷拉的心的天主。另一方面，我被她的寧靜和她生活的喜樂所感動，她對我重新的愛充滿了我的心。到底她是否真的愛我呢？連我自己也感到驚訝，我甚至向她求婚，即使我知道可能在教會舉行婚禮。婚後，我在工作上發生了意外而令我行動不便。那麼，我的注意力就轉移到探訪那些與菲奧雷拉聚會的家庭。我決定去探訪其中一個家庭，要找出為什麼他們要關心我的原因。我們談論一切，甚至有關信仰，直到凌晨三時。我對這一切都著迷。『這些人都很認真地生活！』我對自己說，要像他們這樣地生活，我也要第一個去愛。一個星期六，菲奧雷拉外出工作。我看到洗碗槽裡裝滿了碗碟。我關上百葉窗，讓鄰居無法看到我，然後開始洗碗，以一個具體的方式向她展示我的愛。我甚至嘗試熨衣服，雖然我花了兩個小時才熨好一件襯衫。我做了這些，卻開始注意到，內心充滿着一份對天主的存在和祂是愛的肯定。有了這份新的信德，我突然感到需要祈禱。我告訴菲奧雷拉，並建議我們一起祈禱。我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於是關上燈，各自在床邊第一次一起祈禱。

經過十二年的里程碑，包括挫折、重新開始和很多的喜樂，我們彼此之間的愛情增長了。我們兩個孩子：瑪麗亞（Maria Giovanna）和伊雲（Ivan）也誕生了。我們接到一個邀請，遷移到洪都拉斯，去協助當地剛成立的普世博愛運動團體。耶穌要求我們一家跟隨祂，放棄我們的房子、工作和親人。特古西加爾巴（Tegucigalpa），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正在等待我們。這個地方擁有與我們不同的風俗、語言和文化。洪都拉斯人每天都來找我們分擔他們困難的生活。我們深深地進入他們的內心，並與『他們打成一片』，沉浸在他們的生活中，是一個深層的本土化經驗。福傳所結出的果實也很多，包括產生聖召、支持婚姻合法化、家庭重聚、人們回歸天主和手足情誼的成長。八年後，我們離開這個團體，返回家鄉。生活的一點一滴所建立的是基於具體的愛。與此同時我們也讓孩子們能夠參與其中，現在我們已經有第三個孩子了。

事實上，我們的小兒子胡安·迭戈（Juan Diego）在洪都拉斯出生。我們給他取的名字是為尊敬和紀念瓜達露佩童貞聖母（Virgin of Guadalupe）。我們繼續把那些改變我們人生的慷慨人士都交託給她。」